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三四

130  
9

12  
130  
13

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一

所錢文  
有詢那

經部二十一

禮類三

禮記正義六十三卷 內府藏本

漢鄭元注唐孔穎達疏隋書經籍志曰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

經部 禮類三

102  
1380  
13

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  
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  
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  
學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  
十九篇云云其說不知所本今考後漢書橋元傳  
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  
仁卽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成帝時嘗  
官大鴻臚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  
又孔疏稱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四十

九篇之首疏皆引鄭目錄鄭目錄之末必云此於  
劉向別錄屬某門月令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  
陰陽記明堂位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  
樂記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今爲一  
篇則三篇皆劉向別錄所有安得以爲馬融所增  
疏又引元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  
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元爲  
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元不容不知豈有以  
四十九篇屬於戴聖之理況融所傳者乃周禮若

小戴之學一授橋仁一授楊榮後傳其學者有劉祐高誘鄭元盧植融絕不預其授受又何從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隋志誤也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元注故元儒說禮率有根據自明永樂中敕修禮記大全始廢鄭注改用陳澔集說禮學遂荒然研思古義之士好之者終不絕也為之疏義者唐初尚存皇侃熊安生二家案明北監本以皇侃為皇甫侃以熊安生為熊安二人姓名並誤足徵校刊之疎謹附訂於此貞觀中敕孔穎達等修正義乃以皇氏為本

以熊氏補所未備穎達序稱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邱此皆二家之弊未為得也故其書務伸鄭注未免有附會之處然採摭舊文詞富理博說禮之家鑽研莫盡譬諸依山鑄銅煮海為鹽即衛湜之書尚不能窺其涯涘陳澔之流益如莛與楹矣

月令解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張處撰處慈溪人慶元丙辰進士官至國子祭酒是編乃處端平初入侍講幄時所纂未及竟以病歸家居時乃續完之表進於朝十二月各自爲卷奏稱每一月改則令以此一月進於御前可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雖未免過膠古義不盡可見諸施行然辭義曉暢於順時出政之際皆三致意焉其用心有足取者月令於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當卽漢書藝文志所云古明堂之

遺事在明堂陰陽三十二篇之內者呂氏春秋錄以分冠十二紀馬融賈逵蔡邕王肅孔晁張華皆以爲周公作鄒康成高誘以爲卽不韋作論者據漢百官表言太尉爲秦官或又據國語晉有元尉與尉之文謂尉之名不必起於秦然究不得因元尉輿尉遂斷三代必有太尉也意不韋採集舊文或傳益以秦制歟今考其書古帝王發政施令之大端皆彰彰具存得其意而變通之未嘗非通經適用之一助至其言誤某令則致某災殆因洪範

庶徵而推衍之遂爲漢儒陰陽五行之濫觴處解皆未能駁正然列在禮經相沿已久亦不能獨爲慮咎也原書因隨月進御故凡解見孟月者仲月季月皆重見永樂大典所載合爲一編多刪其復於例爲協閒有刪之不盡者今併汰除以歸畫一焉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衛湜撰湜字正叔吳郡人其書始作於開禧嘉定閒自序言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而後成寶慶

二年官武進令時表上於朝得擢直祕閣後終於朝散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紹定辛卯趙善湘爲鈔版於江東漕院越九年湜復加覈訂定爲此本自作前序後序又自作跋尾述其始末甚詳蓋首尾闕三十餘載故採摭羣言最爲賅博去取亦最爲精審自鄭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書之涉於禮記者所採錄不在此數焉今自鄭注孔疏而外原書無一存者朱彝尊經義考採摭最爲繁富而不知其書與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

皆賴此書以傳亦可云禮家之淵海矣明初定制乃以陳澔注立於學官而澔注在若隱若顯間今聖朝

欽定禮記義疏取於澔書者特多豈非是非之公久必論定乎又澔後序有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後有達者毋襲此編所已言沒前人之善也其後慈谿黃震讀禮記日鈔新安陳櫟禮記集義詳解皆取澔書刪節附以己見黃氏融匯諸家猶出姓名於下方

案此見黃陳氏日鈔

氏則不復標出

案櫟書今不傳此見定宇集中櫟所作自敘

卽此一節

非惟其書可貴其用心之厚亦非諸家所及矣

禮記纂言三十六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案危素作澄年譜載至順三年澄年八十四畱撫州郡學禮記纂言成而虞集行狀則稱成於至順四年卽澄卒之歲其言頗不相合然要爲澄晚年手定之本也其書每一卷爲一篇大旨以戴記經文龐雜疑多錯簡故每一篇中其文皆以類相從俾上下意義聯屬

貫通而識其章句於左其三十六篇次第亦以類相從凡通禮九篇喪禮十一篇祭禮四篇通論十篇各爲標目如通禮首曲禮則以少儀玉藻等篇附之皆非小戴之舊他如大學中庸依程朱別爲一書投壺奔喪歸於儀禮冠義等六篇別輯爲儀禮傳亦竝與古不同虞集稱其始終先後最爲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其僅存可考者既表而存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其推重甚至考

漢書藝文志禮記本一百三十一篇戴德刪爲八十五戴聖刪爲四十九與易書詩春秋經聖人手定者固殊然舊唐書元行沖傳載行沖上類禮義疏張說駁奏曰今之禮記歷代傳習著爲經教不可刊削魏孫炎始改舊本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之法其書竟亦不行今行沖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云云則古人屢經修緝迄不能變漢儒舊本唐以前儒風淳



實不搖惑於新說此亦一徵澄復改併舊文儼然  
刪述恐亦不免僭聖之譏以其排比貫串頗有倫  
次所解亦時有發明較諸王柏刪詩尙爲有閒故  
錄存之而附論其失如右

雲莊禮記集說十卷

通行本

元陳澥撰澥字可大都昌平人雲莊其號也是書成  
於至治壬戌朱彝尊經義考作三十卷今本十卷  
坊賈所合併也初延祐科舉之制易書詩春秋皆  
以宋儒新說與古注疏相參惟禮記則專用古注

疏蓋其時老師宿儒猶有存者知禮不可以空言  
解也澥成是書又在延祐之後亦未爲儒者所稱  
明初始定禮記用澥注胡廣等修五經大全禮記  
亦以澥注爲主用以取士遂誦習相沿蓋說禮記  
者漢唐莫善於鄭孔而鄭注簡奧孔疏典贍皆不  
似澥注之淺顯宋代莫善於衛湜而卷帙繁富亦  
不似澥注之簡便又南宋寶慶以後朱子之學大  
行而澥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榦榦爲朱子之壻  
遂藉考亭之餘蔭得獨列學官其注學記術有

序句引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  
序周禮鄉大夫實無此文注檀弓五十以伯仲  
句引賈公彥儀禮疏乃孔穎達禮記疏文正與  
賈說相反頗爲論者所譏然朱子注詩騶牝三  
千引禮記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禮記無此文  
注孟子神農之言引史遷所謂農家者流史記無  
此文蔡沈注書懿降二女於媯汭引爾雅水北曰  
汭爾雅無此文又注西伯戡黎引史記紂使膠鬲  
觀兵注星有好雨引漢志軫星好雨史記漢書亦

均無此文是皆偶然筆誤未足以累全書且何休  
漢代通儒號爲學海而注公羊傳舟中之指可掬  
句引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語  
尙誤記爾雅爲禮文又何有於濔濔所短者在不  
知禮制當有證據禮意當有發明而箋釋文句一  
如注孝經論語之法故用爲蒙訓則有餘求以經  
術則不足朱彝尊經義考以免園冊子詆之固爲  
已甚要其說亦必有由矣特禮文奧蹟驟讀爲難  
因其疏解得知門徑以漸進而求於古於初學之

士固亦不為無益是以

國朝定制亦姑仍舊貫以便童蒙然後

欽定禮記義疏博採漢唐遺文以考證先王制作之旨

併退澔說於諸家之中與易詩書三經異例是則

聖人御宇經籍道昌視明代大全抱殘守匱執一鄉塾

課冊以錮天下之耳目者盛衰之相去蓋不可以

道里計矣

禮記大全三十卷

少詹事陸費  
墀家藏本

明胡廣等奉敕撰以陳澔集說為宗所採掇諸儒

之說凡四十二家朱彝尊經義考引陸元輔之言

謂當日諸經大全皆攘竊成書以罔其上此亦必

元人之成書非諸臣所排纂云云雖頗涉鄰人竊

鈇之疑然空穴來風桐乳來巢以他經之蹈襲例

之或亦未必無因歟諸經之作皆以明理非虛懸

而無薄故易之理麗於象數書之理麗於政事詩

之理麗於美刺春秋之理麗於褒貶禮之理麗於

節文皆不可以空言說而禮為尤甚陳澔集說略

度數而推義理疎於考證舛誤相仍納喇性德至

專作一書以攻之凡所駁詰多中其失廣等乃據以爲主根柢先失其所援引亦不過箋釋文句與滌說相發明顧炎武日知錄曰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誠深見其陋也特欲全錄明代五經以見一朝之制度姑竝存之云爾

月令明義四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崇禎十一年道周官少詹事注禮記五篇以進此其一也其說

以二至二分四立皆歸於中央之士爲取則於洛書之中五而五氣於以分布此歲功所由成政事所從出故作月令氣候生合總圖又以月令載昏旦中星故有十二月中星圖併細載中星距極遠近度數及寅泰卯大壯等十二卦象象以爲此聖人敷治之原每一月分爲一章其日躔星度則各列原本於前而別列授時歷新測於後考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故大衍歷議曰顓頊歷卽夏歷湯作殷歷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上元周人

因之距義和干祀昏明中星俱差半次是不韋更考中星斷取近距然先儒論說大抵推求差分而不追改經文至唐明皇始黜月令舊文更附益時事名御刪定月令改置禮記第一故開成石經於昏旦中星悉改從唐歷宋景祐二年仍復舊本月令而唐月令別行以其變亂古經不足垂訓故也道周乃別立經文曰孟春之月日在危昏昴中旦房中仲春之月日在東壁昏參中旦箕中云云是又道周自為月令蹈唐人之失殊為未協特其所

注雜採易象夏小正逸周書管子國語參稽考證於經義頗有闡發其臚舉史傳亦皆意存規戒非漫為推衍禡祥則改經雖謬而其因事納誨之忱則固無悖於經義也

表記集傳二卷

福建巡撫探進本

明黃道周撰是書為所進禮記解五篇之二自序以為古者窺測天地日月皆先立表為表記之所由名考說文解字表裏字皆從衣此篇名表記者蓋謂人之言行猶衣之章身故鄭康成云以其記

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也先儒舊義本無可疑道周乃謂取於八尺之表殊爲附會又是篇古注分九節正義曰稱子言之凡有八所皇氏云皆是發端起義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今檢上下體例或如皇氏之言今依用之云云故疏文於諸節脈絡相承處必詳記之如云此經又廣明恭敬之事又云此一節總明仁義之事又云自此以下至某句更廣明仁義之道前儒說經於章段離合之

閒其慎如此陳澔集說不用注疏次第彊分四十餘章已乖違古義道周乃約爲三十六章併彊立篇名隨心標目尤爲自我作古無所師承其說則全引春秋解之謂坊表二記不專爲春秋而以春秋發其條理則百世而下有所稽測得其晷影夫坊記一篇如日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又云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又云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墓而不葬者其通於春秋初無事彊合至表記篇則多言君子恭敬仁義之德而必以春秋證之

於經旨亦爲牽合然其借春秋之義互證旁通頗有發明猶之胡安國春秋傳雖未必盡得經意而議論正大發揮深切往往有關於世教遂亦不可廢焉

坊記集傳二卷附春秋問業一卷

福建巡撫探進本

明黃道周撰是書爲所進禮記解五篇之三自序以爲聖人之坊亂莫大於春秋故是書之體以坊記爲經而每章之下皆臚舉春秋事迹以證但國語所載若內史過之論虢亡近於語怪而以爲借

神怪以防欲義涉荒忽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鄆而以爲爲三桓而發夫三桓之事春秋著之詳矣乃謂寓其意於鄭伯之克段是舍形而論其影也又戴記本爲一篇而分爲三十章章各創爲之目其臆斷亦與表記集傳等第其意存鑒戒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原其亂之所自生究其禍之所終極頗爲剴切且坊記之文如曰治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是隱爲春秋書大夫之彊起例又云春

秋不稱楚越之王喪亦明著春秋之法則道周此書固非漫無根據盡出附會矣

緇衣集傳四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是書爲所進禮記解五篇之四分二十三章亦各創立名目案鄭康成云緇衣篇善其好賢者之原故述其所稱之詩以爲其名是本有辨別善惡之義故道周因而推行其說證以史事於愛憎之公私人才之邪正莫不詳明剴切再三致意自序云是傳略採經史關於好惡刑賞治道

之大者凡二百餘條以繫於篇其於經濟庶務條目之間雖有未悉而於君心好惡綱領之原以至三代而下治亂盛衰之故亦略云備蓋莊烈帝銳於求治而闡於知人輕信輕疑漫無鑒別十七年內易閣臣者五十賢姦淆雜卒至於亡賀逢聖致仕之時斷以振作無緒一語可云先見道周此書意主於格正君心以權衡進退所重在君子小人消長之間不必盡以章句訓詁繩也

儒行集傳二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三

十五



明黃道周撰是書爲所進禮記解五篇之五雖亦有彊分篇目之失然記文稱其自立有如此者其剛毅有如此者云云則章旨本經中所有道周分一十七章較表記坊記緇衣之目尙近於自然其所集之傳亦雜引歷代史傳以某某爲能自立某某爲剛毅意在上之取士執此爲則以定取舍之衡故其自序云仲尼恐後世不學不知先王之道存於儒者故併舉以明之使後之天子循名考實知人善任爲天下得人蓋經爲儒者言道周之傳

則爲用儒者言也大抵道周於諸經其用力最深者莫如易學觀其與及門朱朝瑛何瑞圖劉履丁輩往復商榷至再至三所謂一生精力盡在此書者也其孝經集傳亦歷六年而成故推衍亦爲深至若禮記五篇則借以納諫意原不主於解經且一年之中輯書五種亦成之太速故考證或不免有疎然賦詩斷章義各有取郢書燕說國以大治苟其切於實用則亦不失聖人垂教之心故雖非解經之正軌而不能不列之經部焉

日講禮記解義六十四卷

謹案是書為

聖祖仁皇帝經筵所講皆經

御定而未及編次成帙

皇上御極之初乃

命取繙書房舊彙校刊頒行禮為治世之大經周禮具其政典儀禮陳其節文禮記一書朱子以為儀禮之傳然特冠義等六篇及喪服諸篇與儀禮相發明耳至於他篇則多整躬範俗之道別嫌明微之

防不盡與儀禮相比附蓋儀禮皆古經禮記則多誌其變儀禮皆大綱禮記則多謹於細儀禮皆度數禮記則多明其義故聖賢之微言精意雜見其中斂之可以正心修身推之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於是取裁焉是編推繹經文發揮暢達而大旨歸於謹小慎微皇自敬德以納民於軌物衛是所集一百四十四家之說鎔鑄翦裁一一薈其精要信乎聖人制作之意惟

聖人能知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一  
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二卷

乾隆十三年

御定三禮義疏之第三部也經文四十九篇釐爲七十  
七卷附載圖五卷其詮釋七例亦與周官義疏同  
三禮以鄭氏爲專門王肅亦一代通儒博觀典籍  
百計難之弗勝也後儒所見曾不逮肅之棄餘乃  
以一知半解譁然詆鄭氏不聞道韓愈所謂不自  
量者其是類歟然周官儀禮皆言禮制禮記則兼  
言禮意禮制非考證不明禮意則可推求以義理

故宋儒之所闡發亦往往得別嫌明微之旨此編  
廣摭羣言於郊社樂舞裘冕車旗尊彝圭鬯燕飲  
饗食以及月令內則諸名物皆一一辯訂卽諸子  
軼聞百家雜說可以參考古制者亦詳徵博引曲  
證旁通而辯說則頗採宋儒以補鄭注所未備其  
中庸大學二篇陳澧集說以朱子編入四書遂刪  
除不載殊爲妄削古經今仍錄全文以存舊本惟  
章句改從朱子不立異同以消門戶之爭蓋言各  
有當義各有取不拘守於一端而後見

衡鑒之至精也至於

御纂諸經易不全用程傳本義而仍以程傳本義居先書不全用蔡傳而仍以蔡傳居先詩不全用朱傳而仍以朱傳居先春秋於胡傳尤多所駁正刊除而尚以胡傳標題列三傳之次惟禮記一經於陳澹集說僅棄瑕錄瑜雜列諸儒之中不以冠首仰見睿裁精審務協是非之公允足正胡廣等禮記大全依附門牆隨聲標榜之謬矣

深衣考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宗羲撰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是書前列已說後附深衣經文併列朱子吳澄朱右黃潤玉王廷相五家圖說而各闢其謬其說大抵排斥前人務生新義如謂衣二幅各二尺二寸屈之為前後四幅自掖而下殺之各留一尺二寸加衽二幅內衽連於前右之衣外衽連於前左之衣亦各一尺二寸其要縫與裳同七尺二寸蓋衣每一幅屬裳狹頭二幅也今以其說推之前後四幅下屬裳八幅外右衽及內左衽亦各下屬裳二幅則裳

之屬乎外右衽者勢必掩前右裳裳之屬乎內左衽者勢必受掩於前左裳故其圖止畫裳四幅蓋其後四幅統於前圖其內掩之四幅則不能畫也考深衣之裳十二幅前後各六自漢唐諸儒沿爲定說宗義忽改初四幅之圖殊爲臆換其釋衽當旁也謂衽衣襟也以其在左右故曰當旁考鄭注衽裳幅所交裂也郭璞方言汪及玉篇注俱云衽裳際也云裳際則爲裳旁明矣故釋名曰衽襟也在旁襟襟然也蓋裳十二幅前名襟後名裾惟在

旁者始名衽今宗義誤襲孔疏以裳十二幅皆名衽不明經文當旁二字之義遂別以衣左右衽當之是不特不知衽之爲裳旁而并不以衽爲裳幅二字全迂益踵孔疏而加誤矣其釋續衽也謂裳與衣相屬衣通袂長八尺裳下齊一丈四尺衣裳相屬處乃七尺二寸則上下俱闕而中狹象小要之形故名續衽其說尤爲穿鑿其釋袂圓以應規也謂衣長二尺二寸袂屬之亦如其長掖下裁入一尺畱其一尺二寸可以運肘以漸還之至於袂

末仍得二尺二寸玉藻言祛尺二寸乃袂口之不  
縫者非謂袂止一尺二寸今考說文祛袂也禮玉  
藻鄭注謂祛袂口也蓋袂末統名曰祛今謂袂口  
半不縫者乃名祛則袂口之半縫者豈遂不得名  
祛乎且袂口半縫之制經無明文又不知宗義何  
所據也宗義經學淹貫著述多有可傳而此書則  
變亂舊詁多所乖謬以其名頗重恐或貽誤後來  
故摘其誤而存錄之庶讀者知所決擇焉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三十八卷

內府藏本

國朝納喇性德撰性德有刪補合訂大易集義粹言  
已著錄是編因陳澠禮記集說踈舛太甚乃爲條  
析而辨之凡澠所遺者謂之補澠所誤者謂之正  
皆先列經文次列澠說而援引考證以著其失其  
無所補正者則經文與澠說竝不載焉頗採宋元  
明人之論於鄭注孔疏亦時立異同大抵考訓詁  
名物者十之三四辨義理是非者十之六七以澠  
注多主義理故隨文駁詰者亦多也凡澠之說皆  
一一溯其本自何人頗爲詳核而愛博嗜奇亦往

往泛採異說如曲禮席閒函丈澔以兩席併中間  
爲一丈性德引文王世子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  
寸之一駁之是也而又引王肅本文作杖謂可容  
執杖以指揮則更謬於集說矣月令羣鳥養羞性  
德既云集說未爲不是而又引夏小正丹鳥羞白  
鳥及項安世人以鳥爲羞之說云足廣異聞則明  
知集說之不誤而彊綴此二條矣曾子問魯昭公  
慈母一條既用鄭注孔疏以補澔注又引陸佃之  
謬解蔓延於集說之外是正陸氏非正集說矣凡

斯之類皆徵引繁富愛不能割之故然綜核眾論  
原委分明凡所指摘切中者十之八九卽其據理  
推求者如曲禮很母求勝分母求多澔注稱況求  
勝者未必能勝求多者未必能多性德則謂此乃  
不伎不求懲忿窒慾之事陳氏所云不免計較得  
失若是則可以必勝可以必多將不難於爲之矣  
是雖立澔於旁恐亦無以復應也然則讀澔注者  
又何可廢是編與

禮記述注二十八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經部 禮類三

三

國朝李光坡撰光坡有周禮述注已著錄是編成於康熙戊子前有自序云始讀陳氏集說疑其未盡及讀注疏又疑其未誠如序內稱鄭氏祖讖孔氏惟鄭之從不載他說以爲可恨鄭氏祖讖莫過於郊特牲之郊祀祭法之禘祖宗而孔氏正義皆取王鄭二說各爲臚列其他自五禮大者至零文單字備載眾詁在諸經注疏中最爲詳核何妄詆歟又禮器篇斥後代封禪爲鄭祖緯啟之秦皇漢武前鄭數百年亦鄭渣啟之乎又多約注疏而成鮮

有新意而指注疏爲舊說凡此之類抵冒前人卽欺負後人何以示誠乎抑譏漢唐儒者說理如夢此程朱進人以知本吾儕非其分也今於禮運則輕其出於老氏樂記則少其言理而不及數其他多指爲漢儒之附會逐節不往復其文義通章不鉤貫其脈絡而訓禮運之本仁以聚亦曰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仲尼燕居之仁鬼神仁昭穆亦曰克去已私以全心德欲以方軼前人恐未能使退舍也其論可謂持是非之公心埽門戶之私見雖義



取簡明不及鄭孔之賅博至其精要則亦略備矣

禮記析疑四十六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註已著錄是書亦融會舊說斷以己意如文王世子以大司成卽大司樂辨注疏以周官大樂正爲大司樂師氏爲大司成之非於郊特牲郊血大饗腥序薦璧用樂薦血實柴之次一條謂凡經傳中言郊禮而有獻薦者皆爲祭稷之事其論至爲明晰於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一條取荆南馮氏之言引楚茨之詩以爲嘗當

有樂於內則天子之閣一條謂疏以閣爲庖廚非是蓋閣所以置果蔬餽餌也又付豚一條注疏解爲豚全而羊析不知是豚牂共鼎羊以羔耳於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一條謂庶子之子立禰廟則可以祭父之生母於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惟宗子一條謂大夫以公事出而家人攝祭則義當使親子弟雖無爵者可攝無攝以宗子之義也於祭統祭之日一獻一條謂祭禮獻酬交錯所以和通神人不空獻飲未終而爵命羣臣以閒之惟特假

于廟故簡其禮而用一獻今注謂一獻一酌尸疏  
謂其節當在後編者誤列於前皆具有所見足備  
禮家一解他如謂執鴈奠鴈皆爲舒鴈而非鴈鴻  
之鴈不知禮用鴈贄取其不失時能守節也若舒  
鴈則何守節之有又謂深衣純袂緣純邊純卽緣  
也緣字疑衍其意蓋謂當作純袂純邊按鄭注曰  
緣緡也孔疏云旣夕禮鄭注在幅曰縗在下曰緡  
方氏慤曰袞口謂之袂裳下謂之緣衣側謂之邊  
其純皆半寸緣字自有典則非衍字也凡斯之類

未免武斷然無傷於宏旨其最不可訓者莫如別  
爲考定文王世子一篇刪文王有疾至武王九十  
三而終一段又刪不能泣阼踐阼而治八字及虞  
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一段周公抗世子法于伯  
禽一段成王幼至不可不慎也一段末世子之記  
一段夫禮記糅雜先儒言之者不一然刪定六經  
惟聖人能之孟子疑武成不可信然未聞奮筆刪  
削也朱子改大學刊孝經後儒且有異同王柏吳  
澄竄亂古經則至今爲世詬厲矣苞在近時號爲

學者此書亦頗有可採惟此一節則不效宋儒之所長而效其所短殊病乖方今錄存其書而附辨其謬於此爲後來之炯戒焉

檀弓疑問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邵泰衢撰泰衢字鶴亭錢塘人明於算術雍正初以薦授欽天監左監副其書以禮記出自漢儒而檀弓一篇尤多附會乃摘其可疑者條列而論辨之如以脫驂舊館人爲失禮之正以夫子夢奠之事爲杳冥渺茫皆非聖人所宜出又親喪哭無

常聲不應以孺子泣爲難繼居仇者不反兵而鬪爲啟亂端曾點之狂乃志大而有所不爲非狂肆之狂倚門而歌斷無此事以王姬爲齊襄公妻非魯莊公之外祖母大都皆明白正大深中理解非劉知幾之橫生臆解惑古疑經者可比惟師及齊師戰于郎一條泰衢以郎字爲郊字之誤蓋據春秋戰于郊之文不知魯有二郎隱公元年費伯所城之郎在今廢魚臺縣地哀公十一年與齊戰之郎則爲魯近郊地

案說詳江永春秋地理考實

謂郎卽郊則可

謂郎為誤則不可又乘丘之戰一條泰衢疑魯莊公敗績之誤不知古人軍潰曰敗績車覆亦曰敗績左傳所云敗績覆壓者是也概以戰衄為疑亦疎於考據然偶然疎舛固亦不害其大旨也

禮記訓義擇言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自檀弓至雜記於注家異同之說擇其一是為之折衷與陳澧注頗有出入然持論多為精核如檀弓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呂氏謂耐祭即以其主耐藏

于祖廟既除喪而後遷于新廟永據左氏傳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謂耐後主反殯宮至喪畢乃遷新廟引大戴禮諸侯遷廟禮奉衣服由廟而遷于新廟此廟實為殯宮今考顧命諸侯出廟門俟孔傳曰殯之所處曰廟又儀禮士喪禮曰巫止于廟門外注曰凡宮中有鬼神曰廟賈疏曰廟門者士死于適室以鬼神所在則曰廟故名適寢曰廟然則大戴禮所云由廟者實由殯宮非由祖廟永說有據可以解程張諸儒之異同又如玉藻曰襲裘

不八公門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據曲禮疏襲衣卽所謂中衣永謂裼衣上卽謂正服不得更有中衣今考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曰錦衣復有上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皮弁卽爲錦衣之上服而裼衣之上不復更有中衣可知雖孔疏所說據玉藻有長中繼拵尺之文然繼拵尺之中衣不襲裼衣後漢輿服志宗廟諸祀冠長冠服衿元絳緣領袖爲中衣絳綉練漢書萬石君傳注中帑若今中衣釋

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小衣卽褻衣也然則中衣但得襲褻衣不得襲裼衣也孔疏顯誤亦以永說爲確又雜記曰如三年之喪則旣顙其練祥皆行注曰言今之喪旣服顙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永謂玩注旣字乃字之意本謂未顙以前值練祥不得行正如纂言附論後喪變麻可補行之說非謂旣顙而值前喪一期再期也今考上節曰有父之喪如未

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疏曰謂母死既葬後值父應大祥除服以行祥事然則母未葬而值父大祥亦不可行必待既葬然後補行明矣永於下節既字乃字之義疏解明確卽上下二節之義亦俱可貫通其他若辨程大昌袒爲免冠及皇氏髮衰爲露紛髮之誤尤爲精鑿不磨至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王肅謂計已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永特宗其說而於經文之弟子雖不敢如

劉知蔡謨直以爲衍文乃謂言弟者因昆連及之則其說臆度終不如鄭注爲得然全書持義多允非深於古義者不能也

深衣考誤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深衣之制衆說糾紛永據玉藻深衣三祛縫齊倍要袷當笏之文知裳前後當中者爲襟爲裾皆不名袷惟當笏而斜殺者乃名袷今以永說求之訓詁諸書雖有合有不合而衷諸經文其義最當考說文曰袷衣衽也衽卽襟永以裳之前爲

襟而旁爲衽說文乃以衣襟爲衽則不獨裳爲衽矣又爾雅曰執衽謂之袷衽謂之襜李巡曰衽者裳之下也云下則裳之下皆名衽不獨旁矣然方言曰襜謂之衽郭璞注曰衣襟也與說文前襟名衽義正同而郭注又云或曰衽裳際也云裳際則據兩旁矣永之所考蓋據璞注後說也又劉熙釋名云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後當見倨也衽襟也在旁襟襟然也證以永說謂裳前襟後裾皆直幅不交裂則

卽釋名所云倨倨然直也謂在旁者乃名衽則卽釋名在旁襟襟之義也其釋經文衽當旁二字實非孔疏所能及其後辨續衽鉤邊一條謂續衽在左前後相屬鉤邊在右前後不相屬鉤邊在漢時謂之曲裾乃別以裳之一幅斜裁之綴於右後衽之上使鉤而前孔疏誤合續衽鉤邊爲一其說亦考證精核勝前人多矣

附錄

大戴禮記十三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禮部

三

漢戴德撰隋書經籍志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  
都王太傅戴德撰崇文總目云大戴禮記十三卷三  
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中興書目云今所存止  
四十篇晁公武讀書志云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  
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  
而韓元吉熊朋來黃佐吳澄竝云兩七十三陳振  
孫云兩七十二蓋後人於盛德第六十六別出明  
堂一篇爲六十七其餘篇第或至文王官人第七  
十一改爲七十二或至諸侯遷廟第七十二改爲

七十三或至諸侯覺廟第七十三改爲七十四故  
諸家所見不同蓋有新析一篇則與舊有之一篇  
篇數重出也漢許慎五經異義論明堂稱禮戴說  
禮盛德記卽明堂篇語魏書李謐傳隋書牛宏傳  
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知析盛德篇爲明  
堂篇者出於隋唐之後又鄭康成六藝論曰戴德  
傳記八十五篇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  
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蓋夏小正一篇多別行  
隋唐閒錄大戴禮者或闕其篇是以司馬貞云然



原書不別出夏小正篇實闕四十六篇存者宜爲三十九篇中興書目乃言存四十篇則竄入明堂篇題自宋人始矣書中夏小正篇最古其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公冠皆禮古經遺文又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書猶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圓篇題上悉冠以曾子者是也書有注者八卷餘五卷無注疑闕逸非完本朱子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殆以注歸之康成考注內徵引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甯郭象諸人下逮魏晉之

儒王應麟困學紀聞指爲盧辯注據周書辯字景宣官尙書右僕射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纘前修矣王氏之言信而有徵是書正文併注譌舛幾不可讀而永樂大典內散見僅十六篇今以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禮記之文參互校訂附案語於下方史繩祖學齋佔畢言大戴記列之十四經中其說今不可考然先王舊制時有徵焉固亦禮經之羽翼爾

夏小正戴氏傳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傅崧卿撰崧卿字子駿山陰人官至給事中夏小正本大戴禮記之一篇隋書經籍志始於大戴禮記外別出夏小正一卷注云戴德撰崧卿序謂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遂多以邀賞帛故離析篇目而爲此有司受此又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復考是於理亦或然然考吳陸璣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曰大戴禮夏小正傳云繫由胡由胡旁勃也則三國時已有傳名疑大戴禮記舊本但有夏小

正之文而無其傳戴德爲之作傳別行遂自爲一卷故隋志分著於錄後盧辯作大戴禮記注始探其傳編入書中故唐志遂不著錄耳又隋志根據七錄最爲精核不容不知夏小正爲三代之書漫題德撰疑夏小正下當有傳字或戴德撰字當作戴德傳字今本譌脫一字亦未可定觀小爾雅亦孔叢之一篇因有李軌之注遂別著錄是亦旁證矣崧卿以爲隋代誤分似不然也惟是篇屢經傳寫傳與本文混淆爲一崧卿始仿杜預編次左氏

春秋之例列正文於前而列傳於下每月各爲一篇而附以注釋又以關澮藏本與集賢所藏大戴禮記本參校異同注於下方其關本注釋二十三處亦併附錄題曰舊注以別之蓋是書之分經傳自崧卿始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夏小正分析經傳實沿其例其詮釋之詳亦自崧卿始金履祥通鑑前編所注實無以勝之於是書可謂有功儒者盛稱朱子考定之本與履祥續作之注而不以創始稱崧卿蓋講學家各尊所聞非公論也其中

如正月之斗柄懸在下五月之菽糜將閑諸則九月之辰繫于日十一月之于時月也萬物不通皆宜爲經文而誤列於傳其正月之始用暢乃以解初歲祭耒明用暢以祭自此始宜爲傳文而誤列於經皆爲未允然大戴之學治之者稀小正文句簡奧尤不易讀崧卿獨稽核舊文得其端緒俾讀者有徑之可循固考古者之所必資矣

右禮類禮記之屬二十部五百九十四卷附錄二部十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訓釋大學中庸者千頃堂書目仍入禮類  
今併移八四書以所解者四書之大學中庸  
非禮記之大學中庸學問各有淵源不必彊  
合也大戴禮記舊附於經史繩祖學齋佔畢  
亦有大戴禮記宋列為十四經之說然繩祖  
所云別無佐證且其書古不立博士今不列  
學官未可臆加以經號今以二戴同源附錄  
於禮記之末從其類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一

林應春初校  
廖廷相覆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一

經部二十二

禮類四

三禮圖集注二十卷

內府藏本

宋聶崇義撰崇義洛陽人周顯德中累官國子司  
業世宗詔崇義參定郊廟祭玉因取三禮舊圖凡  
得六本重加考訂宋初上於朝太祖覽而嘉之詔  
頒行考禮圖始於後漢侍中阮諶其後有梁正者  
題諶圖云陳畱阮士信受學於潁川綦母君取其

說爲圖三卷多不案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  
違錯正稱隋書經籍志列鄭元及阮湛等三禮圖  
九卷唐書藝文志有夏侯伏朗三禮圖十二卷張  
鎰二禮圖九卷崇文總目有梁正三禮圖九卷宋  
史載吏部尙書張昭等奏云四部書目內有三禮  
圖十二卷是開皇中敕禮部修撰其圖第一第二  
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今書府有三禮圖亦  
題梁氏鄭氏則所謂六本者鄭元一阮湛二夏侯  
伏朗三張鎰四梁正五開皇所撰六也然勘驗鄭

志元實未嘗爲圖殆習鄭氏學者作圖歸之鄭氏  
歟今考書中宮室車服等圖與鄭注多相違異卽  
如少牢饋食敦皆南首鄭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  
飾也飾蓋象龜周之制飾器必以其類龜有上下  
甲此言敦之上下象龜上下甲蓋者意擬之辭而  
是書敦與簠簋皆作小龜以爲蓋頂是一器之微  
亦失鄭意沈括夢溪筆談譏其犧象尊黃目尊之  
誤歐陽修集古錄譏其簋圖與劉原甫所得真古  
簋不同趙彥衛雲麓漫鈔譏其爵爲雀背承一器

儀象尊作一器繪牛象林光朝亦譏之曰聶氏三  
禮圖全無來歷穀璧則畫穀蒲璧則畫蒲皆以意  
爲之不知穀璧止如今腰帶鈐上粟文耳是宋代  
諸儒亦不以所圖爲然然其書鈔撮諸家亦頗承  
舊式不盡出於杜撰淳熙中陳伯廣嘗爲重刻題  
其後云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苟得而考之不猶  
愈於求諸野乎斯言允矣今姑仍其舊帙錄之以  
備一家之學此書世所行者爲通志堂刊本或一  
頁一圖或一頁數圖而以說附載圖四隙行款參

差尋覽未便惟

內府所藏錢曾也是園影宋鈔本每頁自爲一圖而  
說附於後較爲清整易觀今依仿繕錄焉

三禮圖四卷

浙江吳玉  
埤家藏本

明劉績撰績字用熙號蘆泉江夏人宏治庚戌進  
士官至鎮江府知府是書所圖一本陸佃禮象陳  
祥道禮書林希逸考工記解諸書而取諸博古圖  
者爲尤多與舊圖大異考漢時去古未遠車服禮  
器猶有存者鄭康成圖雖非手撰要爲傳鄭學者

所爲阮謚夏侯伏朗張鎰梁正亦皆五代前人其時儒風淳實尙不以鑿空臆斷相高聶崇義參考六本定爲一家之學雖踵謬沿譌在所不免而遞相祖述終有典型至宣和博古圖所載大半揣摩近似強命以名其閒疎漏多端洪邁諸人已屢攻其失績以漢儒爲妄作而依據是圖殊爲顛倒然所采陸陳諸家之說如齊子尾送女器出於魏太和中犧尊純爲牛形王肅據以證鳳羽婆娑之誤齊景公器出晉永康中象尊純爲象形劉沆據以

證象骨飾尊之非蒲璧刻文如蒲荏敷時穀璧如粟粒其器出於宋時沈括據以證蒲形禾形之謬此書並採用其說亦足以備一解至於宮室制度輿輪名物凡房序堂夾之位騎較賢數之分亦皆一一分析不惟補崇義之闕且以拾希逸之遺其他筵茶曲植之屬增舊圖所未備者又七十餘事過而存之未始非兼收並蓄之義也

學禮質疑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著錄是書考辨古

禮頗多新說如謂魯郊惟日至一禮祈穀不名郊自魯僭行日至之郊其君臣託於祈穀以輕其事後人不察郊與祈穀之分遂以魯爲祈穀見春秋不書祈穀遂以祈穀爲郊今考襄公七年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桓公五年秋大雩左氏傳曰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與孟獻子之言亦合斯大旣不信左氏又據詩序謂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而不言祈穀遂立是說不知大戴禮公符篇載郊祝曰

承天之神興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則郊兼祈穀之明證家語雖出依託然皆綴緝舊文其郊問篇稱至於啟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王肅注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與鄭杜二家尤爲契合斯大別爲創論非也斯大又謂大社祭地在北郊王社祈穀在國中今考五經通義大社在中門之外王社在籍田之中孔賈疏及通典俱宗其說又左傳閔公二年傳閒於兩社爲公室輔杜預注周社亳社兩社之閒朝廷執政所在孔穎達疏曰魯是



周之諸侯故國社謂之周社則國社之所在爲朝廷執政之所在其爲中門內無疑諸侯之國社與天子之大社同也周書作雒篇曰乃設立丘兆於南郊以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國中國中與南郊對舉則大社不在郊而在國可知斯大所云誤亦顯著斯大又謂士止爲小宗不得爲大宗以士無祖廟也今考喪服小記曰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惟宗子又荀子曰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

常宗楊倞注曰繼別子之後爲族人所常宗百世不遷之大宗也據此則士亦得爲大宗明矣又喪服小記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鄭元注曰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殤祭之孔穎達疏曰若宗子是士無曾祖廟故諸父無後者爲殤祭之又曾子問曰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鄭注曰祭於家容無廟也孔疏曰祭於家是容宗子無爵其家無廟而祭於庶子之家是且有無廟而爲宗子者矣今斯大謂有始祖廟乃得

爲大宗充其說不特士不得爲大宗據祭法則大夫止有曾祖廟將大夫亦不得爲大宗乎斯大又變其說謂大夫士皆得祭高曾祖禰引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今考孔疏祫合也謂雖無廟而得與有廟者合祭大夫蓋祫於曾祖廟而上及高祖上士則祫於祖廟而上及曾祖高祖中士則祫於禰廟而上及祖與曾祖高祖又安得援爲皆得有廟之証乎斯大又謂小記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則祔

於高祖姑是高祖有廟今考小記孔疏曰妾無廟爲壇祔之耳則妾雖祔於高祖之妾不必高祖有廟觀雜記父母之喪尙功哀而祔兄弟之殤孔疏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祖嫡孫爲之立壇祔小功兄弟之長殤於從祖立神而祭不爲從祖立廟也又安得謂高祖之妾有廟乎凡此皆自立異說略無顯據其他若辨商周改月改時周詩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極精確宗法十餘篇亦頗見推闡置其非而存其是亦未始非

一家之學也

讀禮志疑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有古文尙書考已著錄是編以三禮之書多由漢儒采輯而成其所載古今典禮自明堂清廟吉凶軍賓嘉以及名物器數之微互相考校每多齟齬不合因取鄭孔諸家注疏折衷於朱子之書務得其中竝旁及春秋律呂與夫天時人事可與禮經相發明者悉爲采入其有疑而未決者則仍闕之故曰讀禮志疑案禮經自經秦

火雖多殘闕不完而漢代諸儒去古未遠其所訓釋大抵有所根據不同於以意揣求宋儒義理雖精而博考詳稽終不逮注疏家專門之學隴其覃思心性墨守程朱其造詣之醇誠近代儒林所罕見至於討論三禮究與古人之終身穿穴者有殊然孔疏篤信鄭注往往不免附會而陳澧集說尤爲舛陋隴其隨文糾正考核折衷其用意實非俗儒所能及如論孔疏月令引太史職鄭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竝舉則分年歲單舉則可互稱又祥

禫主鄭駁王廟制尊劉駁鄭於禮有擯詔樂有相  
 步溫之至也之文謂溫直是蘊藉不當如孔疏所  
 云以物承藉於未卜禫不視學取孔疏不當禫祭  
 之年亦待時祭之後駁集說不五年不視學之說  
 謂司尊彝變朝踐為朝獻變再獻為饋獻為省文  
 互文之法皆自抒所見絕無門戶之私至於緇紉  
 純三字謂純當作紉古人字亦誤用後來不可不  
 慎不知古字多通原未可以近例相限又袁黃羣  
 書備考以賈公彥譌作賈達人所共知何煩深辨

而亦特立一條為之駁正此蓋閱書時隨筆標記  
 門弟子編次校刊乃誤入正文未加簡擇固不足  
 為隴其病矣

郊社禘祫問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前答門  
 人李塉問南北郊分祀及問有禫無祫之說末附  
 艾堂問自注云同郡學人集於艾堂所問此則專  
 論禫祫者也其中如南郊北郊以冬夏至分祀見  
 於周禮本有明文疑無北郊之祀者本無庸置辨

奇齡性喜攻駁反覆詰辨未免繁雜至於時祭之外禘為大祭所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者語出緯書本不足據祫對牲為義不對禘為義也奇齡辯大禘與吉禘不相蒙又言大禘吉禘時祭必合祭故稱祫則皆發昔儒所未及於經義不為無補錄存其說亦足資禮家之采擇焉

參讀禮志疑二卷

編脩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汪紱撰紱一名烜字燦人號雙池婺源人是書取陸隴其所著讀禮志疑以己意附參於各條之

下其於三禮大端若謂南郊即為圜丘大社即為北郊禘非祭天之名路寢不得倣明堂之制又力斥大饗明堂文王配五天帝武王配五人帝之說皆主王肅而黜鄭元故頗與舊注相左其謂東西夾室不在堂之兩旁而在東西房之兩旁考儀禮公食大夫禮公迎賓入大夫立於東夾南士立於門小臣東堂下宰東夾北內官之士在宰東上介門西蓋均即位於堂之上下如紱所云則大夫及宰乃違眾而獨立於堂後及東西房兩旁隱蔽之

地矣又聘禮設飧亦云堂上之饌八西夾六蓋致饌於賓其陳設皆自堂及庭及門取其羅布目前如紱所云則饌亦設於堂後矣紱又謂士無朝服元端即士之朝服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考士冠禮曰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鞶既云素鞶則素裳矣與卿大夫以上之朝服初無以異未嘗獨以黃裳元裳雜裳之元端為朝服也又魯語曰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士固非無朝服紱皆未之深考也至所謂大夫士無西房故士喪禮主人

括髮眾主人免於房而婦人乃獨髮於室以無西房故也其說本孔疏可破陳祥道禮書之惑又謂大夫士廟亦當有主與通典所載徐邈及清河王懌之議相合如斯之類亦多深得經義固可與隴其之書竝存不廢也

右禮類三禮總義之屬六部三十五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鄭康成有三禮目錄一卷此三禮通編之始其文不可分屬今共為一類亦五經總義

之例也其不標三禮之名而義實兼釋三禮者亦竝附焉

禮書一百五十卷 內府藏本

宋陳祥道撰祥道字用之福州人李廌師友談記稱其許少張榜登科又稱其元祐七年進禮圖儀禮注除館閣校勘明年用為太常博士賜緋衣不旬餘而卒又稱其仕宦二十七年止於宣義郎宋史則作官至祕書省正字然晁公武讀書志載是書亦稱左宣義郎太常博士陳祥道撰與廌所記

同廌又稱嘗為禮圖一百五十卷儀禮說六十餘卷內相范公為進之乞送祕閣及太常寺陳振孫書錄解題則稱元祐中表上之晁公武則稱朝廷聞之給札繕寫奏御宋史陳暘傳則稱禮部侍郎趙挺之上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 案樂書實二百卷宋史字誤貫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則廌振孫所記為確公武朝廷聞之之說非其實也其中多摭擊鄭學如論廟制引周官家語荀子穀梁傳謂天子皆七廟與康成天子五廟之說異論禘

禘謂圜丘自圜丘禘自禘力破康成禘即圜丘之  
說論禘大於禘竝祭及親廟攻康成禘小禘大祭  
不及親廟之說辨上帝及五帝引掌次文闢康成  
上帝即五帝之說蓋祥道與陸佃皆王安石客案  
道為王安石之徒見晁公武  
讀書志祥道論語解條下 安石說經既拗造新  
義務異先儒故祥道與陸佃亦皆排斥舊說佃禮  
象今不傳惟神宗時詳定郊廟禮文諸議今尙載  
陶山集中大抵多生別解與祥道駁鄭略同蓋一  
時風氣所趨無庸深詰然綜其大致則貫通經傳

縷析條分前說後圖考訂詳悉陳振孫稱其論辨  
精博間以繪畫唐代諸儒之論近世聶崇義之圖  
或正其失或補其闕晁公武元祐黨家李薦蘇門  
賓客皆與王氏之學異趣公武則稱其書甚精博  
薦亦稱其禮學通博一時少及則是書固甚為當  
時所重不以安石之故廢之矣

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續二十九卷浙江巡撫

採進本

儀禮經傳通解宋朱子撰初名儀禮集傳集注朱  
子乞修三禮劄子所云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



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卽是書也其劄子竟不果上晚年修葺乃更定今名朱子沒後嘉定丁丑始刊版於南康凡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共二十三卷爲四十二篇中闕書數一篇大射至諸侯相朝八篇尙未脫橐其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七凡十八篇則仍前草創之本故用舊名集傳集注是爲王朝禮中闕卜筮一篇目錄內踐阼第三十一以後序說竝闕蓋未

成之本也所載儀禮諸篇咸非舊次亦頗有所釐析如士冠禮三屨本在辭後仍移入前陳器服章戒宿加冠等辭本總記在後乃分入前各章之下未取雜記女子十五許嫁笄之文續經立女子笄一目如斯者不一而足雖不免割裂古經然自王安石廢罷儀禮獨存禮記朱子糾其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因撰是書以存先聖之遺制分章表目開卷瞭然亦考禮者所不廢也其喪祭二門則成於朱子門人黃榦蓋朱子以創橐屬之楊復原序述

榦之言有曰始余創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更定云云則榦之所編尚不失朱子之意然榦僅修喪禮十五卷成於嘉定己卯其祭禮則尚未訂定而榦又歿越四年壬午張處刊之南康亦未完本也其後楊復重修祭禮鄭逢辰進之於朝復序榦之書云喪禮十五卷前已繕寫喪服圖式祭禮遺彙尚有未及訂定之遺外前稱喪服圖式祭禮遺彙尚有未及訂定之遺

憾則別卷之意固在此又自序其書云南康學宮舊有家鄉邦國王朝禮及張侯處續刊喪禮又取祭禮彙本并刊而存之竊不自揆遂據彙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凡十四卷今自卷十六至卷二十九皆復所重修合前經傳通解及集傳集注總六十有六卷雖編纂不出一手而端緒相因規模不異古禮之梗概節目亦略備於是矣

禮書綱目八十五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其書雖仿儀禮經傳通解之例而參攷

羣經洞悉條理實多能補所未及非徒立異同如  
士冠禮屨夏用葛以下五十字本在辭後記前通  
解移置經文陳器服節未是書亦沿襲其說不故  
相詰難至於士昏記父醮子命之辭曰以下三十  
一字通解列在陳器饌節下而是書改列在親迎  
節下又通解以記文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二句別  
為祭行一節在奠菜節之前而是書以此二句附  
於廟見節之末蓋是書廟見即通解之所謂釋奠  
也揆以禮意較通解為有倫次又通解割士冠禮

無大夫冠禮而有婚禮以下四句謂當在家語冠  
頌內疑錯簡於此經頗涉臆斷是書則仍記文之  
舊不從通解尤為詳慎亦未嘗曲相附合也蓋通  
解朱子未成之書不免小有出入其間分合移易  
之處亦尙未一一攷證使之融會貫通永引據諸  
書釐正發明實足終朱子未竟之緒視胡文炳輩  
務博篤信朱子之名不問其已定之說未定之說  
無不曲為袒護者識趣相去遠矣

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秦蕙田撰蕙田字樹峯金匱人乾隆丙辰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文恭是書因徐乾學讀禮通考惟詳喪葬一門而周官大宗伯所列五禮之目古經散亡鮮能尋端竟委乃因徐氏體例網羅眾說以成一書凡爲類七十有五以樂律附於吉禮宗廟制度之後以天文推步句股割圓立觀象授時一題統之以古今州國都邑山川地名立體國經野一題統之竝載入嘉禮雖事屬旁涉非五禮所應該不免有炫博之意然周代六官總名曰禮禮

之用精粗條貫所駭本博故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於學禮載鐘律詩樂又欲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書數篇而未成則蕙田之以類纂附尚不爲無據其他考證經史元元本本具有經緯非剽竊餽釘挂一漏萬者可比較陳祥道等所作有過之無不及矣

右禮類通禮之屬四部五百六十三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通禮所陳亦兼三禮其不得併於三禮者

注三禮則發明經義輯通禮則歷代之制皆備焉為例不同故弗能合為一類也

書儀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司馬光撰考隋書經籍志謝元有內外書儀四卷蔡超有書儀二卷以至王宏王儉唐瑾皆有此著又有婦人書儀八卷僧家書儀五卷蓋書儀者古私家儀注之通名崇文總目載唐裴蒞鄭餘慶宋杜有晉劉岳尚皆用斯目光是書亦從舊稱也凡表奏公文私書家書式一卷冠儀一卷婚儀二

卷喪儀六卷朱子語錄胡叔器問四先生禮朱子謂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概本儀禮而參以今之所可行者要之溫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又與蔡元定書曰祭儀只是於溫公書儀內少增損之云云則朱子固甚重此書後朱子所修祭儀為人竊去其橐不傳則此書為禮家之典型矣馬端臨文獻通考載其父廷鸞之言謂書儀載婦入門之日即拜先靈廢三月廟見為非禮引朱子語錄以為惑於陳鍼子先配後祖一

欽定四庫全書經籍總目卷二十二  
語又謂檀弓明言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  
殷而云周已成書儀載耐廟在卒哭後於禮爲大  
遽案杜預左傳注謂禮逆婦必先告廟而後行故  
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  
故謂先配而後祖其事與廟見無關光未必緣此  
起義又古者三月廟見乃成爲婦故有反馬之禮  
有未及三月而死則仍歸葬母家之禮後世於親  
迎之日卽事事成其爲婦三月之內設有乖忤斷  
不能離婚而逐之設有夭折斷不能舉柩而返之

也何獨廟見之期堅執古義乎至於殷練而耐孔  
子善之其說雖見檀弓考宋史禮志所載耐廟之  
儀實從周禮國制如是士大夫安得變之亦未可  
以是咎光也他如深衣之制朱子家禮所圖不內  
外掩襲則領不相交此書釋曲袷如矩以應方句  
謂孔疏及後漢書馬融傳注所說似於頸下別施  
一衿映所交領使之正方如今時服上領衣不知  
領之交會處自方疑無他物云云闡發鄭注交領  
之義最明與方言衿謂之交郭璞注爲衣交領者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 禮類四  
亦相符合較家禮所說特爲詳確斯亦光考禮最  
精之一證矣禮記大全檀弓忌日不樂條下載劉  
璋之說引司馬氏書儀忌日則去華飾之服薦酒  
食云云此本無之然此本首尾完具尙從宋本翻  
雕不似有所闕佚者或劉璋偶誤記歟

家禮五卷附錄一卷

少詹事陸費  
墀家藏本

舊本題宋朱子撰案王懋竑白田雜著有家禮考  
曰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  
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亾而復得之

由載於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爲朱子  
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覆考之而知決非朱子  
之書也李公晦敘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  
喪時文集序不記年月而序中絕不及居喪事家  
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爲此往年僧寺所  
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其錄  
得攜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黃勉  
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有損益  
未及更定旣不言成於居母喪時亦不言其亡而

欽定四庫全書禮目卷二十二  
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  
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不可考據如  
此案文集朱子荅汪尚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  
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  
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在其前後也壬辰癸巳距庚寅  
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爲絕不之及而僅以  
祭儀祭說爲言耶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  
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  
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

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  
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而非  
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  
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  
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  
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  
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爲是語耶竊嘗推  
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  
者蓋自附於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



欽定四庫全書禮記卷二十二  
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  
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  
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  
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爾敬之但據所傳不加  
深考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公晦從遊在  
戊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祇敘所聞以爲譜而  
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  
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  
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

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徒以朱子  
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  
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考訂尊而用  
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  
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  
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  
於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禮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  
跋語多踈略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  
故余今徧考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

附於後而一一詳證之其應氏邱氏語亦竝附焉  
其他所載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以知家禮決  
非朱子之書而余亦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云云  
其考證最明又有家禮後考十七條引諸說以相  
印證家禮考誤四十六條引古禮以相辨難其說  
竝精核有據懋竝之學篤信朱子獨於易本義九  
圖及是書斷斷辨論不冝附會則是書之不出朱  
子可灼然無疑然自元明以來流俗沿用故仍錄  
而存之亦記所謂禮從宜使從俗也

泰泉鄉禮七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黃佐撰佐字才伯泰泉其號也香山人正德辛  
巳進士官至少詹事事蹟具明史文苑傳佐之學雖恪  
守程朱然不以聚徒講學名故所論述多切實際是書  
乃其以廣西提學僉事乞休家居時所著凡六卷  
首舉鄉禮綱領以立教明倫敬身爲主次則冠婚  
以下四禮皆略爲條教第取其今世可行而又不  
倍戾於古者次舉五事曰鄉約鄉校社倉鄉社保  
甲皆深寓端本厚俗之意末以士相見禮及投壺

欽定四庫全書禮部志卷二十二  
鄉射禮別爲一卷附之大抵皆簡明切要可見施行在明人著述中猶爲有用之書視所補注之皇極經世支離曼衍敝精神於無益之地者有空言實事之分矣

朱子禮纂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象已著錄是書於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及家禮二書外凡說禮之條散見於文集語類者以類纂集分爲五目曰總論曰冠昏曰喪曰祭曰雜儀縷析條分具有統貫雖採

輯不無遺闕若文集有荅潘恭叔書論編儀禮禮記章句荅王子合書論居喪家祭又有周禮三德說樂記動靜說書程子禘說後等篇此書皆不見錄又與吳晦叔書論太廟當南向太祖當東向雖與此書所錄荅王子合書大義相合然荅晦叔書更爲詳盡今乃刪詳而存略又集載鄂州社壇記前列羅願在鄂州所定壇壝制度及社稷向位朱子必以其深合典禮故詳述之以補禮文之闕而此書乃盡刪前篇但存某案以下云云亦失朱子

備載之意然朱子說禮之言參差散見猝不能得其端緒光地類聚而區分之使秩然有理於學禮者亦為有功矣

辨定祭禮通俗譜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編一名二重禮譜蓋欲成喪祭二禮嗣以喪禮別有吾說編因惟存祭禮其說取古禮而酌以今制故以通俗為名凡分七門一曰祭所二曰所祭者三曰主祭之人四曰祭之時五曰祭儀六曰祭器七曰祭物

末附外神其中各條雖閒與朱子家禮為難不出奇齡平日囂爭之習然考朱子年譜家禮成於乾道六年庚寅朱子時四十一歲其稟旋為人竊去越三十年朱子沒後始復有傳本行世儒者或以為疑黃榦為朱子弟子之冠亦云為未暇更定之本則家禮之出自朱子手定與否尙無顯證即真獲朱子已失之稟而草創初成亦恐尙非定本以王懋竑之篤信朱子而所作白田雜著乃反覆辨是書之依託其言具有根據則奇齡之辨又不能

盡以好勝目之矣其閒如謂漢唐以來人臣無建廟之文南渡紹興嘉泰諸年爲秦檜韓侂胄立廟而制終未定考宋龔鼎臣東原錄稱文彥博家廟不作七閒乃用唐杜岐公家舊式則安得謂漢以後人臣無建廟之文其論後世不世爵世官今之宗子非古宗子引阡陌不同於井田郡縣不同於封建爲證其說是也然井田廢而正供之義不廢封建廢而臂指相維之義不廢世官廢而宗子支子之義不廢漢書載當時詔令每稱賜天下爲父後者

其時已不世官而云爲父後則有不爲父後者可  
知今制父母在而子先卒者其長孫於祖父母之  
喪服斬衰三年卽宗子爲後之義灼然可推安能  
一舉而廢之使主祭之時但以行輩年齒爲序乎  
至於祭必以子一條謂祠堂合祭先代使宗子主  
四親之祭致凡爲人子者不得祭父則所祭四親  
係他人之親竝非已親所祭之父係他人之父竝  
非已父措語尤乖皆不免於瑕類蓋其大意務通  
人情故不免有違古義然大致斟酌變通於古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二  
之必不可行及俗禮之誤託於古者剖析考證亦  
往往釐然有當固不妨存備一家之說也

右禮類雜禮書之屬五部三十三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公私儀注隋志皆附之禮類今以朝廷制  
作事關國典者隸史部政書類中其私家儀  
注無可附麗謹彙爲雜禮書一門附禮類之  
末猶律呂諸書皆得入經部樂類例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二

番禺林應春初校  
南海廖廷相覆校

十